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媼

韓馮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死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婕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

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大見識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

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誅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為漢忠臣遭遇傾亂梁

冀肆虐今吾宗祀將絶今幸而得濟惟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逆主上禍重至矣愼謹從其誨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於復讎故性命不顧姬主於有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父也但其才智實有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女女之乎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肆虐汝父假手世孫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仁傑之姨世俗所詫無忌之母卓老所嘆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巢姬妾百數僖宗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

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盡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元相得罪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概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得罪亦幸矣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乎、

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私意論殺之呂母怨宰母家產數百萬盡以釀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賒與之乏者輒假之衣服未數年而財用盡

少年方相與謀出財償母母泣告曰所以厚諸君者非以求利也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故耳諸少年咸哀而壯之遂相約至數千百人與呂母亡入海中聚衆爲羣盜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請宰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其首祭子冢

孫翊爲丹陽守嬀覽時爲都督督兵戴員爲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翊進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

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祭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卽大呼高嬰俱出遂共殺覽餘人就外殺貟徐乃還縗絰奉覽貟首以祭翊舉軍震駭以為神異

李新聲邯鄲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以備歌舞及長大妍麗豐足殊不似下賤人又能傳故都聲有時涼曉哀轉歷歷雅爲谷所愛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妾於公宜中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足以應顧問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援城之績葢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

跡爲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鎭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訖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脆旅西去犬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泣流落谷不決竟從逆死

宋時叛卒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之收瘞

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剗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晉姚氏婦楊氏閹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徃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強舉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罪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為項城令欲逃

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死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身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婦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此與夫人城一也可謂眞男子矣若無忌母媞妍班從巢者孫翊妻李新聲李侃婦海曲呂母皆的的眞男子也天下皆男子夫誰非眞男子者而曰眞男子乎然天下多少男子又誰是眞男子者不言眞吾恐天下男子皆以我爲男子也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眞也

蔡琰聰慧秀異年十六歲時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

絃父故断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漢元帝宮人旣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輙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

文頴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絶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别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

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

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改為明

○蔡文姬王明君同是上流婦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

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王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哀自作歌曰吾家嫁我

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
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
兮歸故鄉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公主詔許之公
主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其俗
是亦一明君也悲矣孝武報使使從其俗又非聖
天子而何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
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
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

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
原王臺一門

四〇○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
無子興平中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
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
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
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
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
旨酸哀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

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壻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親親曹公賢賢嗚呼曹公於是爲不可及矣

○二彼岸諸媼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妻請致兩縑縑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卽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偉日夜說誘之賣田

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授之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尸解去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吳芮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咸謂已死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惟留歌一首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

歌凌雲歷漢遠絶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按靈運遊山記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李溫陵曰學者以生死為苦海以得免生死輪迴一為到彼岸若常在生死不但沈溺聲酒之極者為汲在苦而不能出雖為節婦為烈女如卓老所詮

羡以爲非眞男子不能至者其有生之苦尤何如也故特附三出世女於後以示有生之苦須早證無生之樂庶不負卓老編輯夫婦之本意云

初潭集卷之五

父子一

○一 教子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

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埤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冉子有同朋生喪親白冉欲往奔慰冉不許只令齎

緣以祠戒問其故丹曰交之道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惟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交者鮮矣

李阜老頂門一鍼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范史雲丹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勿道史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後漢書曰范從樊

英馬融受經好違特絕俗爲詭激之行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王丞相與右軍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㹠彭之小字犢虎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故時人謂之王白鬚焉

阮渾長成風氣韶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以渾未識己之所爲達也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不是無達意只是無玄心不恨無韻只恨無骨

王平子道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眉子夷眉子名玄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事大行

威罰爲塢人所害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說邇尚疑何况非邇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也

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資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是父聞人道癡人有為此者胡兒屢以為戲笑之太傅因其言次語之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

德教、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居無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孫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更方幅常惟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侶繼踵既其所矣知是誰室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瞻與靈運共在車上商較人物宣遠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寗越不聞被捶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兒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汝等毁譽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

令誦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子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

○卓吾子曰設使恢之問曰爾爲僕射而使兒奉朝請乎僕射必曰爾今奉朝請他日決爲僕射矣是必會講道學來慣討便宜者

南陽劉驎之隱於陽岐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使驎

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中勑人代之父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劉長史當埋我驎之聞之爲治棺殯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二賢子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泜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

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
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不能答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
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
子客慚而退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
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
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
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

父子并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荀淑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號其子曰八龍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陳太丘子紀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

魏舒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

曰嘗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舒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累遷侍中司徒

○王湛字處冲太原人兄昶宗族咸以爲癡惟父昶異焉及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

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又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馳騁步驟不異於濟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别馬勝不惟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

有音辭出濟意外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俊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

以答既而得叔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痴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二十八始宦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凡此諸子惟瞻爲冠萬子王綏也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爲荆州威往省之質賜威絹一疋威跪白曰大人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逐旅進道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因謂之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起用爲吳興郡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湛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

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

阮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

孫興公作庾公誄多託寄之辭及成示庾道恩庾慨

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超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溫太真常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

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嘉賓曰此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

何所言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子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幾素闇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

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大喜即詔轉督五郡會稽太守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此有俠骨可以顧托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宴集諸王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覆發命中帝悅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譽為名士

褚彥回謂任遐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曰康樂凛凛如霜臺籠日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篇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陳恭公判亳州生之日多獻老人星圖娖世修獨獻

范蠡遊五湖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

扁舟五湖公郎日納節

初潭集卷之五

初潭集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尹吉甫有子伯奇及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復生子伯封妻譖伯奇於是吉甫聽之而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冀有以感悟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

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
不知馮河麑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
之懷、 墮音多懷音槐、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妻、
好名甚想必有他故也、
○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嘗

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所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方盛
寒氷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會有小解處
魚自出焉又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黃雀數
十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者庭中有
李始生子母使晝視烏雀夜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
抱泣至曉母因見之不覺惻然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旣成自行視謂左右
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
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按魏書帝於後園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爲之罷社、

王戎和嶠同遭大喪王雖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

能傷人瘠中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趙至字景眞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在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能歸便就師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趙至論議淸辯有縱橫才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

郗斷九獄號稱神明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而亡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

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楷哭泣盡哀而退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戴子通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隷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損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

飲啜不輟神色自若、

祖光禄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録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山松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而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爲純孝

之[illegible]也、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悦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悦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

○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燕常有飲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年少時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隨視之

[illegible]見雙鶴冲天而去、

桓南郡船泊荻渚、王大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鬭、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既憂慽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綏愉子也、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於時、冠冕莫與為比、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病父思瓜、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異甚、父食瓜而病愈、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

可以無年、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然食菜不食心謂其有生意衣敝多蝨以[illegible]置蝨、

腐矣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旁採花而揷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問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縗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暇還鄉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嘗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庾域有孝行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後守巴西梓潼二郡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士齕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子孝卿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淫預

如樸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李生曰水退安流固爲庾公亦爲庾子

○二文子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戸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

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

[illegible]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illegible]辰告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崔瞻字彥通㥄之子魏孝靜嘗八日登雲龍門㥄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illegible]邢劭曰瞻詩傳如其父劭曰㥄博雅弘麗瞻氣[illegible]新讌罷能咸曰今日之讌并爲崔瞻父子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爲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超宗謝鳳子靈運孫

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雖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沈約指其子謂陸倕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虞世南子昶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既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絶

初潭集卷之六